

Cassandra Clare

“圣杯神器”系列第一部

City of Bones

骸骨之城

《骸骨之城》所架构出来的世界，
是我向往居住的地方。很美！

——《暮光之城》作者斯蒂芬妮·梅尔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著
龚津 管阳阳 茹静——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圣杯神器”系列第一部

Cassandra Clare

City of Bones

骸骨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著
龚萍 管阳阳 茹静——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骸骨之城/(美)克莱尔著;龚萍,管阳阳,茹静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12-0

I. ①骸… II. ①克… ②龚… ③管… ④茹…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563 号

CITY OF BONES by Cassandra Claire
Copyright © 2007 by Cassandra Claire, LLC
Transla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ry Goldblatt Literary LL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3-453

责任编辑:夏宁
特约策划:王轶华
封面设计:董红红

骸骨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 著
龚萍 管阳阳 茹静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30,000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12-0/I·3937 定价:34.00元

致谢页

我想感谢我的创作团队,马萨诸塞全明星阵容:埃伦·库什纳、迪莉娅·谢尔曼、凯莉·林克、加文·格兰特、霍莉·布莱克和莎拉·史密斯。我还要感谢在书尚未问世之前汤姆·霍尔特和佩格·克尔给我的鼓励,以及在书出版后贾斯丁·拉巴勒斯蒂尔和夏娃·西奈科告诉我他们的想法。感谢我父母对我的无私奉献、喜爱,以及毫不动摇的信念,他们相信我一定会写出值得发表的文字。感谢吉姆·希尔和凯特·科纳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埃里克提供利用恶魔能量驱动吸血鬼摩托车的灵感,感谢埃尔卡提出“穿着黑衣比敌人的寡妇更好看”的建议。感谢西欧和瓦尔创作了与我的文字相得益彰的美丽图片。感谢我魅力十足的代理人巴里·戈德布拉特和我才华横溢的编辑凯伦·沃依提拉与我共同经历这本书出版的全过程,感谢乔什使一切付出都变得那么值得。

我一直没有睡过。

一件大事自初起动机至付诸行动，

其间一段时间真像是一种幻境，或一场噩梦：

灵魂与肉体正在彼此磋商；

整个人的身心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临到了叛变突发的前夕，陷于瘫痪。

——威廉·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①

^① 该段引文选用了梁译(梁实秋先生)和朱译(朱生豪先生)。——译者注

目录

卷一

堕入幽冥界

第一章	群魔殿	3
第二章	秘密与谎言	16
第三章	暗影猎手	29
第四章	吞噬魔	37
第五章	圣廷和盟约	44
第六章	弃魔	63
第七章	五维之门	75
第八章	首选兵器	83
第九章	集团和兄弟会	98

卷二

通往地狱之路畅通无阻

第十章	骸骨之城	111
第十一章	马格纳斯·贝恩	140
第十二章	死人的聚会	159
第十三章	白色记忆	168

第十四章	迪蒙酒店	187
第十五章	绝处逢生	208
第十六章	坠落的天使	218
第十七章	午夜之花	228
第十八章	生命之杯	239
第十九章	阿班顿	259
第二十章	鼠巷危情	275

卷三

地狱在召唤

第二十一章	狼人的故事	287
第二十二章	伦维克废墟	296
第二十三章	瓦伦丁	318

后记	上界在招手	341
----	-------	-----

卷一

墮入幽冥界

唱着天庭詩神繆斯所教的新曲，
歌詠“混沌”和“永恒的夜”，
翱翔着，先向下方幽冥界降落，
再向上方返航升起，冒險飛進……^①

——約翰·彌爾頓，《失樂園》

^① 此段引文翻譯參考朱維之先生所譯之《失樂園》。——譯者注

第一章

群魔殿

“你一定是跟我开玩笑。”保镖说道，双臂交叉抱在厚实的胸膛上。他低头瞪着眼前穿红色拉链夹克衫的男孩，摇晃着光头说：“你不能把那个东西带进来。”

约摸五十个少年在群魔殿俱乐部门外排队等候，他们全都扭过头去偷听。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进入这家不限年龄的俱乐部，尤其是在星期天，而且排队秩序很好的情况可不多见。保镖们很凶悍，倘若有人流露出寻衅的苗头，他们会立即跑过去把他揪出来。十五岁的克拉丽·弗雷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西蒙一起站在队伍中，与其他人一样别过头去，期望看到令人兴奋的局面。

“哟，别这样。”年轻人把那个东西举过头顶。看起来像根一头削尖的木棍。“这是我道具的一部分。”

保镖挑起眉毛。“那个是什么？”

男孩咧嘴笑了起来。在群魔殿这种地方，他只算得上其貌不扬，克拉丽想道。他的头发经过电烫染成蓝色，直突突地竖在头上，像章鱼受到惊吓时张开的触角，不过，他脸上没有精致的文身，也没有硕大的金属棒穿过他的耳朵和嘴唇。“我扮的是吸血鬼猎手。”他把那个木头样的东西往下一推，这玩意儿像一片草叶似的弱不禁风地弯向一边，“这是假的。泡沫橡胶。明白吗？”

克拉丽注意到男孩那双绿色的大眼睛亮得有些过头：防冻剂的颜色，是那种春草绿。很可能是彩色隐形眼镜。保镖耸了耸肩，突然很无趣地说道：“管它是什么呢。进去吧。”

男孩快速地从他身边走过，快得像条泥鳅。克拉丽喜欢他走路时斜着肩膀，猛地往后甩头发的样子。她母亲很可能会用那个词来形容

他——满不在乎。

“你认为他很迷人，”西蒙略带听之任之的口吻说，“是不是？”

克拉丽用胳膊肘顶了一下他的肋骨，但没有回答。

俱乐部里面喷洒着干冰，烟雾缭绕，一片朦胧。彩色的灯光在舞池上方闪耀，蓝色、酸性绿、艳粉色和金色交相辉映，犹如置身于五彩斑斓的人间仙境。

那个穿红色夹克的男孩双手轻抚着如剃刀般锋利的长棍，嘴角露出一抹漫不经心的微笑。很容易就让人觉得这玩意儿没什么危害——只要一点点光照到长棍上就行。另一抹灯光打在他的眼睛上，就在保镖直勾勾地盯着他的那一刻，他走了进去。当然啦，他很可能不用大费周章地走进去，但在众人面前堂而皇之地捉弄“盲呆”，看着他们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傻乎乎的表情，正是他的乐趣所在。

倒不是人类一无是处。男孩绿色的眼眸扫过舞池，人类在这里舞动，修长的身躯上有的罩着丝质衣裙，有的穿着黑色皮衣，在旋转的干冰烟柱四周若隐若现。女孩们摇晃着她们的长发，男孩扭动着穿着紧身皮裤的臀部，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因沁出的汗水而闪闪发光。活力简直就是从他们身上倾泻而下，一波又一波的能量使他浑身感到一阵醉酒似的眩晕。他撇了撇嘴巴。他们浑然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他们浑然不觉在冥界朝不保夕地维持生计是何种情形，在那里，太阳无精打采地悬挂在天上，犹如燃烧殆尽的煤渣。他们的生命像蜡烛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着，然而，轻轻呼一口气就能将之吹灭。

他的双手紧紧握住随身携带的长棍，一个女孩从一群舞者中走出来，开始向他靠近，他也随之向舞池迈进。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人类中，她可谓是美丽绝伦——一袭长发与眼影的颜色完全相同，犹如墨汁般漆黑。长及地面的白色长裙与昔日妇女们的穿着风格相似，属于上个世纪。罩在纤瘦胳膊上的蕾丝衣袖鼓了起来，脖子上戴着一条粗重的银色链子，上面悬挂着一枚婴儿拳头般大小的深红色吊坠。他眯起眼睛细看才知道它是真货——不仅真实，而且珍贵。她向他走近，他则开始垂涎欲滴了。盎然生机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仿佛从裸露在外的伤口中流淌出来的血液。他转身跟随着她的步伐，幻想着死神即将降

临在她头上，细细品味由此带来的阵阵悸动。

这种事情向来易如反掌。他已经能够感受到她即将蒸发的生命像火一样燃遍了他的血管，人类如此愚蠢。他们拥有那么珍贵的东西，却几乎从不设防。他们为了金钱、一包包毒品、甚至陌生人魅惑的微笑而抛弃自己的生命。那个女孩从彩色的烟雾中隐退，犹如一个苍白的幽灵。她来到墙边，转过身，双手拎着裙摆举了起来，冲着他嫣然一笑。她在裙子下面穿了一双及大腿的长筒靴。

他慢悠悠地朝她走过去，渐行渐近时他的皮肤感到阵阵刺痛。近观时，她并不是那么完美：他看得出她的眼睛上涂着睫毛膏；汗湿的头发黏在脖子上。他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死亡气息，一种甜美的腐败味。你死定了，他想。

她酷酷地微笑着，双唇狡黠地撅了起来。她挪到一边，他看得出她正依靠在一扇紧闭的门上，“不得入内——仓库”这几个用红色油漆潦草书写的字赫然映入眼帘。她伸手在背后探到门把手后一拧，迅速地溜了进去。他瞥见堆叠在一起的盒子和缠绕在一起的线圈。储藏室。他朝身后瞟了一眼——没人注意。要是她不想被人打扰的话反而正中他的下怀。

他跟在她身后溜了进去，没有意识到有人盯梢。

“那么，”西蒙说道，“音乐很棒，对吧？”

克拉丽没有回答。他们正在跳舞，或者可以看成是在跳舞——不停地前后摇摆，偶尔突然扑向舞池，好像其中一个人的隐形眼镜掉在地上似的——周围是一群身穿镶有金属片的紧身内衣的十几岁男孩子和一对正在激情拥吻、耳鬓厮磨的亚裔情侣，他们的彩色头发像葡萄藤一样缠绕在一起。一个嘴唇穿孔的男孩，背着个泰迪熊背包，正在散发免费的狂喜草药片，他的萝卜裤在鼓风机吹出的清风中拍动。克拉丽并没有太注意周遭的环境——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靠嘴皮子溜进俱乐部的蓝头发男孩。他悄悄地穿过人群好像在寻找什么。他走路的样子使她想起了某件事……

“就我个人来说，玩得很尽兴。”西蒙继续说道。

这似乎不大可能。西蒙穿着牛仔裤，上身穿一件旧T恤衫，前襟

上写着“布鲁克林制造”几个大字，在俱乐部一如既往地显得特别碍眼。他那刚刚精心梳洗打理过的头发是深棕色的，而不是绿色或粉色，一副眼镜歪歪扭扭地架在鼻梢。与其说他看起来正在思考黑暗的力量，还不如说他是准备去象棋俱乐部。

“嗯哼。”克拉丽清楚地知道他陪她来群魔殿俱乐部仅仅是因为她想来，而他本人觉得这里很无趣。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里——服装和音乐使这里如烟似梦，她喜欢别人的生活，丝毫不喜欢自己索然无味的现实生活，但她总是太羞怯，除了跟西蒙讲话之外不敢跟任何人搭讪。

那个蓝头发男孩正在朝舞池走去。他的表情有些茫然，仿佛没找到要找的那个人。克拉丽很好奇倘若自己走过去，自我介绍一番，并主动带他四处走走，结果会怎样。或许他的反应不过是瞪眼盯着她；或许他本人也很害羞；或许他会既感激又高兴，却试图不表现出来，男孩子们就是这样——但她了解。或许——

蓝头发男孩突然抬起头来，猛地警觉起来，像一只蓄势待发的猎犬。克拉丽追随着他的视线，看见了穿白色长裙的那个女孩。

哦，原来如此，克拉丽想道，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失落，宛如泄了气的舞会气球，却不得不强装镇定。我猜就是那样。那个女孩美丽绝伦，是克拉丽想要用画笔为之画像的那种女孩——高挑而纤细，还有一袭如瀑布似的长发。即使离得那么远，克拉丽也能看见她脖子上戴着的那枚红色吊坠，它像一颗脱离肉体独自存在的心脏，在舞池的灯光下有节奏地跳动。

“我觉得，”西蒙继续说道，“今晚 DJ 巴特干得格外出色。难道你不同意吗？”

克拉丽翻了一下白眼没有回答；西蒙讨厌令人昏昏欲睡的音乐。她的注意力还停留在穿白色长裙的女孩身上。她那条苍白的长裙像灯塔一样闪耀，穿透昏暗的烟雾与人造雾气。难怪蓝头发男孩像着了魔似的跟着她，对周遭的一切浑然不觉——两个黑影逶迤穿过人群紧紧跟在他身后。

克拉丽慢慢停下舞步，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她勉强辨认出那是两个男孩的身影，他们个子很高，穿着一身黑衣。她没法说清楚自己

为何知道他们在跟踪那个男孩，但她就是知道。他们跟着他的步调前进，小心翼翼且高度警觉，走动时偷偷摸摸却不失优雅，她一看就知道。恐惧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在她心中慢慢绽放开来。

“同时，”西蒙补充道，“我本想告诉你最近我一直在穿异性服装，并且我和你妈妈上了床。我本以为你知道。”

女孩来到墙边，打开一扇上面写着“禁止入内”的门。她示意跟在她身后的男孩，他们偷偷溜了进去。这种事情克拉丽以前并不是没见过，一对情侣溜到俱乐部的阴暗角落去亲热，奇怪的倒是为何有人跟踪他们俩。

她踮起脚尖朝人群望过去。那两个家伙在门口停了下来，好像在讨论。其中一个金发，另一个黑发。金发的那个人把手伸进夹克衫，拿出一个长而尖的东西，在眼花缭乱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是一把刀。“西蒙！”克拉丽大叫道，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什么事？”西蒙一脸惊慌，“我没真的和你妈妈上床，你知道。我只不过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并不是因为你妈妈在她这个年纪算不上有魅力的女人。”

“你看见那些人了吗？”她瞎比划一通，差点儿戳到在他们附近跳舞的一个卷发黑人女孩。那个女孩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对——对不起！”克拉丽转身看着西蒙，“你看见那边那两个人了吗？那扇门附近的？”

西蒙眯起眼睛，然后耸了耸肩。“我什么也没看见。”

“一共有两个人，正在跟踪那个蓝头发男孩……”

“那个你觉得很讨人喜爱的男孩？”

“是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那个金头发拔出一把刀。”

“你确定？”西蒙更加费劲地盯着那里，摇头说，“我还是什么人都没看见。”

“肯定有人。”

西蒙突然一本正经地挺起肩膀。“我去找保安。你待在这里。”他大步流星地走开了，在人群中艰难穿行。

就在克拉丽转身的那一刹那，她看见金发男孩偷偷地溜进“禁止入内”的那扇门，他的朋友紧随其后。她四处张望；西蒙仍在舞池的人群

中跋涉，毫无进展。即使她此刻大叫也不会有人听见，要是等到西蒙回来，可怕的事情恐怕已经发生了。克拉丽咬紧下唇，开始挣脱人群。

“你叫什么名字？”

她转过身，嫣然一笑。朦胧的灯光透过布满尘埃、装有贴条的高大窗户照射进来，洒落在储藏室的地面上，一片昏暗。地面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电线，镜面球的碎片和废弃的油漆罐扔得满地凌乱。

“伊莎贝尔。”

“很美的名字。”他朝她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在电线中穿行，以防触电。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起来像是半透明的，仿佛漂白过似的，罩在一袭白色之中犹如天使一般，使她堕落会是美事一桩……“我以前在这里从没见过你。”

“你是在问我是不是经常来这里吗？”她用一只手捂住嘴巴咯咯地笑道。她的手腕上戴着手镯之类的饰物，就在袖口边上——就在他向她靠近的那一刻，他看见那根本不是手镯，而是一种用墨水涂染进皮肤的图案，形如弯曲盘旋的线条矩阵。

他一动不动地僵在原地。“你——”

没等他说完，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徒手向他挥去，力量之大足以让人当场跌倒，奄奄一息，不过他可不是凡人。他踉踉跄跄地往后退，现在她手中握着武器，向下挥动时微微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这条绕成一圈的鞭子裹住他的足踝，她猛地一拉，他脚下一滑摔倒在地，讨厌的金属勒得他皮开肉绽，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她则站在他旁边大声冷笑，他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本该知道事情会是这样。没有哪个人类女孩会穿伊莎贝尔身上的这款裙子。她穿这条长裙——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皮肤。

伊莎贝尔用力拉住鞭子，牢牢地抓紧它。她的微笑光彩照人，犹如魅惑人心的毒药。“男孩们，他就交给你们了。”

他身后响起一阵低沉的笑声，接着他感到有手碰到自己，一把将他拎起来向上一抛，他的身子狠狠地撞在一根水泥柱子上。他能感觉到后背撞到的那块石头是湿的。他的双手被反剪在背后，手腕被绳索紧紧绑住。就在他挣扎之际，有人绕过柱子的一侧进入他的视线：一个男

孩，像伊莎贝尔一样年少，也像她那样漂亮。他那黄褐色的眼睛像琥珀珠子一样晶莹剔透。“那么，还有跟你一起来的吗？”他说道。

金属鞭子勒得太紧，蓝头发男孩感到自己的血液都快涌出来，手腕也变得滑溜溜的。“还有什么？”

“别耍滑头。”琥珀色眼睛的男孩举起手，黑漆漆的袖管拉了下来，露出整条胳膊，他的手腕、手背还有手掌上布满墨水涂染的如尼文，“你知道我的身份。”

这个被绑的男孩脑海深处浮现出自己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暗影猎手。”他嘶嘶地说道。

另一个男孩满脸堆笑道：“没错。”

克拉丽推开储藏室的门走了进去。乍一看她还以为这里已经废弃不用了：唯一的窗户高高在上，上面还用木板封死；街上的喧闹声隐隐约约地透过窗户传进来，有汽车喇叭发出的嘟嘟声，还有猛烈刹车时的振鸣声。屋子里好像有股陈旧油漆的味道，地面上布满厚厚的灰尘，上面还残留着模糊的鞋印。

这里竟然没有人，她恍然大悟，手足无措地四处张望。尽管现在是八月，屋子内外可谓冰火两重天。在屋内，她的后背因沾满汗水而变得冰凉。她提起脚向前跨出一步，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密密麻麻的电线，弯下腰解开被电线缠绕的帆布鞋，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一个女孩在大笑，一个男孩则在愤怒地回答。就在她站直身体的那一刹那，她看见了他们。

他们倏地映入她的眼帘。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孩就在眼前，乌黑的头发像湿漉漉的杂草一样凌乱地披在肩上。两个男孩和她在一起——高个子那个也有一头和她一样的黑发，个子较小的那个更帅气，昏暗的灯光透过高高在上的窗户洒落在他身上，使他的头发呈黄铜色。帅气的男孩双手插在口袋里站立着，直视那个朋克男孩，他被绑在一根看起来像钢琴丝的柱子上，双手反剪在背后，脚踝也被绑在一起，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恐惧的僵硬表情。

克拉丽的心怦怦直跳，她猫着腰躲在离自己最近的那根柱子后面，眯着眼睛四处张望。她注视着那个金发男孩双臂抱在胸前踱来踱去。

“那么，”他说，“你还是没有告诉我有没有同类跟你一起来。”

同类？克拉丽不明就里。说不定她碰巧遇到别人在打群架。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蓝头发男孩的声音痛苦而不友好。

“他说的是其他魔鬼，”黑发男孩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你一定知道魔鬼是什么，对不对？”

被绑在柱子上的那个男孩别开脸，嘴巴一张一合地在说什么。

“魔——鬼——”金发男孩拉长腔调慢吞吞地说着，举起手指强调道，“在宗教意义上是地狱的居民，撒旦的奴仆，但鉴于圣廷的宗旨，在此被认为是任何来自我们本族维度之外的不怀好意的鬼魂。”

“够了，杰斯。”女孩说道。

“伊莎贝尔说得没错，”高个子男孩赞同道，“这里没人需要上语文学或魔鬼研究课。”

他们疯了，克拉丽想道，真是疯了。

杰斯抬起头笑了笑。这个表情传递出某种凶狠的意味，这使克拉丽想起在探索频道上看过的有关狮子的纪录片，那种大型猫科动物抬起头，用鼻子嗅猎物时就是这种模样。“你觉得我话太多？”

蓝头发男孩没有回答。他的嘴唇还在一张一合。“我可以给你透露些信息，”他说道，“我知道瓦伦丁在哪里。”

杰斯回头扫了一眼亚历克，亚历克耸了耸肩。“瓦伦丁在地狱，”杰斯说道，“这个东西根本是在耍我们。”

伊莎贝尔甩了甩头发。“干掉它，杰斯，”她说道，“它什么都不会告诉我们。”

杰斯举起手，克拉丽看见他手里握着的那把刀发出微弱的寒光。刀有种说不出的半透明质感，刀锋像水晶一样剔透，像玻璃碎片一样锋利，刀柄上还镶嵌着红色的宝石。

被绑着的男孩惊呼道：“瓦伦丁回来了！”他反抗着，拖着背后将其双手绑住的绳索。“整个地狱界都知道——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他在哪里……”

盛怒之火倏地在杰斯冰冷的双眼中熊熊燃烧起来。“以天使之名，每次我们抓到你们这群混蛋时，你们都会说自己知道瓦伦丁在哪里。好吧，我们也知道他在哪儿。他在地狱，而你——”杰斯转动手中握着